

群租房内,他静悄悄地离开人世 那扇没锁的房门,几天后才被推开

快报记者调查发现,群租一族中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了这种“冷漠的生活”

9月23日傍晚6点左右,在南京江宁殷巷新寓小区24幢附近,突然出现多辆警车。居民们互相打听才得知,小区一个群租房内一名年轻男租客死了。让人揪心的是,尸体被发现时已有异味,去世好几天了。更让人揪心的是,这间群租房内,共住了6个人,对于年轻男住客的死,几天来并没有人注意到。

□现代快报记者 孙玉春 郝多

被发现时,他已经走了好几天

9月23日晚上8点多,现代快报记者赶到殷巷新寓小区,小区内外聚集了很多人,都在议论这件事。据他们称,晚上在24幢4楼一出租屋内发现一个男租客死了。

在24幢事发单元门口,住户们都出来了,只有出事的房屋里灯火通明。有目击者称,看到民警带走了4女1男,是和死者合租在一个屋里的。晚上9点多,殡仪馆的车子赶来,将尸体带走。不少人发出了惋惜声,据一位住在该幢的住户称,死者

是个小伙子,平时穿得挺干净,打过照面但没说过话,此前还见过他跟女朋友一起在外面小店买东西。

记者了解到,这间出租屋是个中套,有3个房间,一共住了6个人。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住在三楼的一位租客,据他称,死者在江宁一家纸品厂上班,和他一个老乡是同事,合租在一个屋子里,此外,还有3个女孩住在另一个房间。

据他称,23日晚上,老乡突然找过来,神色很慌张:“住在

一起的男的可能出事了,你快跟我上去看看吧!”他跟着跑上楼,推开小房间,一眼就看到那个男的躺在床上,没有穿长裤,腿都变成紫色的了。他们没敢再看,立即出门打了110报警。据他们称,在出门时,他们闻到了一股难闻的腐臭味。

警方赶到后,确认男子早已死亡。据三楼的租客反映,当时他是帮着抬尸体的,发现男子脸也是紫的,个头在一米七左右,瘦瘦的,死亡后全身浮肿。

警方排除他杀可能,怀疑是猝死

昨天上午,现代快报记者再次赶到殷巷新寓。据三楼的租客称,的确已经多日没有见过死者了。经了解,死者姓潘,是苏州人,今年还不到30岁。

由于尸体已经开始腐烂,因此大家都推断潘某在自己的小房间内已经死亡多日,至少有三四天了。为何住在一起的室友一直没有发现呢?大家也

都在猜测,估计是这些租客相互交流不多,潘某关着门,别人一般也不会推门进去看。而且据了解,小房间窗户是对着楼道的,在屋内由于门关着反而闻不到味道,也可能是呆久了,慢慢适应了这种细微的异味。

“可能是没有想到吧?”也有人认为,潘某年纪轻轻,一般人不会想到他会死在自己房间

里,尽管死因还不清楚,但大家怀疑是猝死之类的,也有人怀疑是自杀。据知情者称,潘某有个女朋友,以前经常会过来,但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见对方露面了。

昨天记者从江宁警方获悉,经过尸检,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,怀疑其是在房间内猝死的。

房门一直没锁,几天后才有人推开

昨天,记者找到了和潘某住在一起的室友韩某,他是河南人,和妻子住一个房间,另外三个女孩是他的堂姐堂妹,都是一家人,只有潘某是单独住在一个小房间。

韩某说,他最后一次见到潘某,应该是上周四,“那天他好像还上班了。”此后韩某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

说起和潘某的关系,他表示“平淡”。这套房屋是他在去年10月份租下来的,一家人住了两个房间,他又将剩下的一

个房间通过中介出租,潘某才住过来的。

“平时交流很少,基本是各过各的。”韩某说,每个房间空调上装了个小电表,用电严格分开。

在采访中,记者获悉,其实潘某的房门并没有锁,只要一推就开了。但韩某表示,大家平时到家后只要对方关门,很少会去打搅对方。

“小潘的同事在22日也就是周六中午跟我提起,说他周五周六两天没上班了,让我回

家看看他怎么了。”韩某记下了对方的话,周六下班时就推开门看了一下。“当时我看到他人仰面躺着,腿勾着,好像在睡觉,我就出来了。”韩某说,他以为小潘刚从苏州老家回来,累了要休息。韩某称,现在回想起来,潘某当时就已经死亡了。

据了解,其实潘某和韩某还是一个厂的同事,在一个车间,但不是一条生产线。“说实话,要不是他同事叮嘱,我可能还不会去推门看呢!”韩某承认。

“住在一起,其实说不上几句话”

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好几天不露面,就一点没有怀疑过吗?韩某说,由于工作太忙,所以相互之间的确没有多少机会交流,即使同住一室,也很少碰面,“我有时白班,有时夜班,大家时间错开,经常碰不到面,有时下班吃了饭,倒头就睡了,住在一起,其实真说不上几句话。”韩某表示,虽然住了一年

时间,相互连手机都没留过。

发现室友死亡,还是韩某的妻子方某首先察觉到异常。据她称,9月23日,也就是他们发现潘某在房间“睡觉”的第二天,她在家休息,结果一天下来,也没见小潘出门。“再怎么累,也不会睡一天一夜吧?”她提醒老公之后,韩某警觉起来,喊了楼下的老乡,打开门,这才

发现潘某出事了。

事发后,韩某等五人再也不敢回屋。据他们称,当晚从派出所做完笔录回来,他们全部挤到了楼下老乡屋里,行李家具也全部搬下楼了,等待找新房子居住。“这件事实在太意外了,小潘挺可怜的,事后想想我们也有点遗憾。”

(朱先生线索费80元)

延伸阅读

租房族人际关系调查——同住一个屋檐下的“陌生人”

同住一个屋檐下,却几乎没有任何来往,对李玮(化名)来说,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了。李玮24岁,徐州人,去年刚从大专毕业,这一年多来,他辗转南京、镇江、成都等多个城市,始终以一名租客的身份出现。昨天,现代快报采访了南京的部分租房族,发现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“习惯了这种冷漠的生活”。

热情男孩的尴尬

今年4月,李玮和大学同学在许府巷附近租了一套房子,虽说是三室一厅,110平米,却是隔板房,一个客厅被隔成了三间,连上三间小房间,总共是六间,每间房都住了人,“有30岁的夫妻,20多岁的小情侣,40多岁的兄弟两人……还有我和我同学。”

李玮性格热情大方,特别喜欢交朋友,所以一开始,他特别不能习惯大家之间的“冷漠”,甚至试图改变,“楼栋之间淡淡点也就罢了,同住在一套房子里,还这么见外,太没劲了。”李玮说,他曾经试图主动了解过别人,但别人没邀请他进房间,他也不好意思踏入别人的“小生活圈”,站在门口寒暄两句,别人一脸“高度警惕”的样子,也让他觉得杵在那里很尴尬,于是便作罢。后来,他也习惯了这种冷漠的生活。

因为自己工作状态不固定,所以和别人打照面的机会并不多,“偶尔回家时,看见别人在烧饭,就会说一句:‘哎哟,饭烧得挺香啊!’”李玮想了想,“对,也就这句话了,其他也说不出了什么。”

专家说法

空间距离很近,心理距离却很远 这是一个“陌生人社会”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学专家邱建新认为,现在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“陌生人社会”,人和人彼此之间空间距离很近,心理距离却很远。

“早些年是乡村共同体社会,大家吃饭串门,谁家发生点什么事情都会去关心。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,带来了空间的流动性,也解构了原来的乡村共同体,人际关系相对冷漠、疏远。人和人之间,不愿意产生频繁的互动,更看重个人的私密空间,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。”

邱建新说,潘某和韩某是同个纸品厂的工人,都没有进行过多的交流,更不要说不

一扇扇紧闭的房门

对于已经工作了三年的林欣(化名)来说,群租的生活曾一度让她认为,租客永远只是“过客”,他们只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
林欣今年25岁,3年前刚毕业时收入不高,为了节省开支,她选择了“群租”,与其他6个女孩住在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内。林欣住在两人间内,同室的女孩比她大,此前并不相识。她清楚地记得,当时搬过来时,自己的行李放在楼下,租的房子却在七楼楼顶,不管多重她都得一件一件扛上去,因为别的租客都冷眼看着,“没有人帮忙。”

她也因此生了一场病,难受之时回到家中,却只看到一扇扇紧闭着的房门,偶尔有人出来上厕所或者喝水,“没人会看你脸色如何,今天过得怎么样。”林欣说。

在那里生活了半年,林欣从来不在客厅吃饭,也不去其他房间玩闹,“都不熟悉,也不去费这个心思交新朋友。”她感觉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,没人需要她去关心。

“也没人关心过我。”她苦笑着说。

